

武甯縣志卷三十四

藝文序

宋

史纂序

冷文英 邑人

史書之作余嘗病歷代之史難以徧舉也乃詳其要畧論其體統槩而論之以便觀者上不及五帝下不及三代或者疑而問之余應之曰帝王之事盡於易筆於書詠於詩職於周禮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併於經者皆可考也今之學者於經則手不停披口不絕誦於史則以冗以煩非一書之目一人之手將不可勝觀也忘而輟者多矣故史有記漢晉隋唐有書三國有志南北五代有史而國語春秋政要實錄撰而述之者又不知其幾此余所以姑自秦始也且秦處帝

武甯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序

一

五百

王之艾之始也當世運之厄之極也使後世不能如古秦作俑也自秦併吞二周而諸侯不知有天子於是有漢之牧守唐之藩鎮晉之桓后唐之石焉自秦滅六國而天子不能有諸侯於是漢削七國晉激王蘇宋齊殘虐諸侯焉自秦滅二世而其後臣不知有君者多矣自秦愚黔首其後君不知有民者多矣自秦有指鹿之高而其後多宦寺之禍也自秦有扶蘇之殺而其後多廢嫡之禍自秦喜功而漢武隋煬襲之自秦坑儒而黨錮濁流繼之自秦銷兵晉武唐元失之其廢滅先王之法重貽後世之禍蓋不一而足是則由中古以前亂至秦而極由中古以後亂至秦而始極於此又始於此是書之始於秦余欲以表禍亂之終始也昔溫公通鑑起威烈王意以爲平王東遷而桓文更霸猶托尊王之義至威烈韓

趙魏爲諸侯則陪臣執命王制已盡矣此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由也余之首秦意亦謂自春秋而戰國雖諸侯而强大然不敢廢周而自立天下之共主猶存至始皇殘虐罔知有君始吞二周而忘諸侯王道影響不存矣周亡之罪在威烈亡周之罪在始皇意各有主也然予爲是書不及其詳姑存其畧撮其綱目撤其事緒著其始之得失是非觀其中之善惡可否驗其終之成敗存亡舉措有先後合於一類施行有本末併於一言君臣之際致治之畧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效內外理亂之由雖未能於此知其纖悉然卽記論以通其大概則淹貫紬繹於諸史之餘者亦可心領默會於此書之中矣故提綱挈領以自便於觀覽云冷文英子華序

冷和仲秋澗清吟詩序

章

鑑分甯人

武甯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序

二

五百三十三

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凡受中以生而爲人者皆是氣之鍾也秀於人而爲士又等而上之爲賢爲聖則是氣之清者也詩自性情流出卽其文可占其氣豫甯冷君和仲好吟一日寄予清吟小藁亟措老眼讀之炯然如清泉出壑置之白露玉壺中也彙曰清吟信吟之清者歟君號秋澗秋候之最清者澗水之最清者其清又可知矣雖然盛年不再以其清者自寄之吟弄充其可以爲聖爲賢者蓄而爲清德播而爲清名厲而爲清節出而際清和之朝登清要之路使斯世斯民復觀清平之治非爲士者分內事歟清吟云乎哉清吟云乎哉

易說序

冷轟龍邑人

易不得已而有辭執辭以盡易非也舍辭以求易亦非也伊

川傳序曰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然後知不明其辭易未有能通者也況於發蒙乎伊川傳文亦既詳密而精深余講授之餘申其義以備記言未敢好奇立異畔成法而犯不韙也密焉因疏通之深焉因顯白之俾初學一見瞭然以之觀傳滔滔不逆於心易庶幾乎易入不然豈爲是贅寵哉若夫愚慮一得或別附後或度其灼無疑者又因而完之特百十中之一二謂可不可猶俟觀者公其去取真是真非自有心中權衡在吾何患焉

贈昭默禪師序

釋德洪

李北海以字畫之工而世多法其書北海笑曰學我者拙似我者死當時之人不知其言有味余滋愛之蓋學者所貴貴知其意而已至於蹤蹟繩墨非善學者也豈特世間之法爲

武甯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三

五百四十一

然出世間法亦然黃檗運公師事百丈大智禪師而迅機大用每凌歷之百丈固嘗嘆曰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元沙備師從雪峯真覺禪師最久備遂爲談根門無功幻生幻生法門其論皆揭佛祖之奧雪峯亦嘗撫其背曰豈意衰暮聞此妙法汝再來人也吾所不及然雪峰百丈之道益尊而黃檗元沙得爲的嗣初未嘗印脫其語言順乘其經因以欺流俗此道寂寥久矣乃今於黃龍清禪師見之公爲晦堂老人侍者而名聲已闡聞叢林其超情獨脫之論無師自然之智當機密用人不敢觸其鋒雖晦堂唯知加敬而已雙井徐禧德占黃庭堅魯直此兩翁世所謂人中龍也往來山中與公語未嘗不屈折咨嗟以爲弗及以故天下士大夫悅慕願見想望風采公名惟清自號靈源叟世爲洪州

武甯陳氏童子時誦書日數千言伊吾上口有異比邱過書肆見之引其手熟視大驚勸其父母使出家公卽忻然往依高居某爲師幾何爲僧受具足戒卽起遊方初謁法安禪師欲傾心受法法安曰子他日洗光佛日照耀末運苦海法船也一壑豈能蓄汝行矣無自滯公因徧歷諸方晚歸晦堂久之初開法於舒州之太平衲子雷動雲合而至未嘗謹規矩而人人自肅江淮叢林號稱第一洪州轉運使王公桓迎公歸黃龍欲以繼晦堂老人未幾晦堂化去公亦移病乃居昭默堂冥坐一室頽然人莫能親疎之然見之者皆各得其懽心至於授法鉗椎鍛煉則學者如於菟視水車然莫知鏗隙其提唱議論初不許學者傳錄有得其片言隻句者甚於獲夜光照乘然余於公爲法門昆弟氣宇英特慎許可獨首

武甯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序

四

五百七十一

肯余可以荷擔大法頃於山中日有異聞嘗曰今之學者多不脫生死者正坐偷心不死耳然非學者過也如漢高帝詔韓信以殺之信雖死而其心果死乎今之宗師爲人多類此古之道人於生死之際遊戲自在者已死却偷心耳如侯景兵至建鄴武帝御大殿見之神色不變輒語撫慰而侯景汗下不敢仰視退謂人曰蕭公天威逼人吾不可以再見也侯景固未嘗死而其心已滅絕無餘矣古之宗師爲人多類此吾觀今諸方說法者鉤章棘句爛然駭人正如趙昌畫花寫生逼真世傳爲寶然終非真花耳其應機引物以曉人皆類此矢觀三年秋余以宏法嬰難越明年春病臥獄中公之嫡子德逢上人以書抵余曰昭默病遂有書付禪師使人不能候而去余瞿然而起坐念公平生奇德美行恐卽死後世莫

得以聞故爲疏其畧以授逢使往謁道鄉居士求文刻石於  
山中以傳信後世云大觀四年正月二十五日石門德洪覺  
範序

元

櫟社談塵序

邢以忠

邑人

石鼓寂寞晉漢而震於唐三墳絕響於楚左史而出之宋信  
天下無窮之書自有秦不能火家不能闕者僕老矣平生科  
目半世憂患今知日已非而炙嗜猶饑顧無正軍強記之雄  
資復乏李筠躬抄之健至在再歲時以同生客一日得櫟社  
談塵讀之是爾若素昧之多也既三復益重嘆櫟社讀書不  
苟然予之固陋空疎可愧汗矣如其考訂精詳識論根據則  
如入武庫之莊陶朱之室如發倉公之司顧觀者受用何如  
武甯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五

四百四十七

是可以清談例之又可徒以編載觀之哉他日刻玉分我壁  
光時大德丁酉上元邢以忠書

按櫟社談塵冷起予著也起予爲南海尉釀龍子仕建甯  
路提舉所著又有雞肋集四卷詳人物傳

櫟社談塵後序

冷應登

邑人

予嘗載酒櫟社乞靈於觥觥得蒸殺之美於益領得鐘呂之  
正於雜拗得綴兆疾徐之節作而曰社中主人樂未渠央也  
其以文爲戲歟觀至雜拗余與友人抵掌大笑不知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矣大德甲辰夏至日前集英進士七十七翁應  
登書

存中詩稿序

甘楚材

騷變而選選變而律造選之極莫若靖節造律之極莫若工

部選不能學陶流於三謝律不能學杜則流於晚唐予觀存中詩稿選清而不枯律熟而不俗加以年陶杜間與可深造矣選律云乎哉泰定丁卯西蜀廣漢人潯陽寓客甘楚材公亮八十一翁序於梅坡讀易所

養吾詩稿序

夏天民

詩有別材有別趣以讀書作文爲詩者非詩也朱夫子嘗謂須要洗滌盡腸胃夙生葷血脂膏使無一字世俗語言則其詩不期高而自高矣予閱養吾詩稿喜其句律雄渾意興清婉參悟如空中之音透脫如水中之月真所謂有別材與別趣者也若夫工而聖聖而神詩其至矣養吾勉之養吾勉之至治壬戌前翰林史官廬山夏天民書

澗槃冷舜臣詩集序

甘楚材

武甯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六

五百十二

魯直江西詩宗嘗謂詩須可以弦歌蓋以合聲律故耳然律至魯直而一變舜臣同魯直鄉宗黃祖唐其五七言可分四聲且有清濁是律也復一變而唐矣唐一變而宋晉宋晉一變而漢魏三代斯近之若夫虞廷賡歌舜臣尙亦追思不邪

冷同孫敝帚詩集序

龍仁夫

曩予過大青冷氏識其客畊村翁長身古儀矩望之起敬後十年君與令子則大俱橫經麻城兩塾琅琅諸生袂如雨予於是又知則大恨未見詩文又十五年則大過予孔山之麓出鉅編予哀苦寒擁燎爐讀之落葉空窻居然生意甯固江表文章國山谷老人崛然西江第一祖百年芳澤固有自來抑山谷清蒼崛雄追蹤大雅則大乃丰腴潤縹落筆沛然不同將善學古人者不必盡步驟其下風耶或曰昔者朔南士

競爲詩科目興是道又疑越人之章甫奈何予曰不然先輩科第蟬聯畊翁猶嘗雄舉子衣鉢固在予於則大正復別有望之詩獨其善者機而已大厯己巳日南至廬陵龍仁夫書

存中詞藁序

甘楚材

詞者詩之餘作詩難作詞尤難詞欲媚而正艷而不淫高宗南渡以來辛稼軒爲詞人第一正而不淫也余讀存中詞諸詞意深遠媚而正者南鄉子詠春闈有態度艷而不淫者使雜諸稼軒詞中孰知其爲存中哉

按宋元兩朝冷氏人才後先接跡各有撰述若轟龍之易說文英之史纂應登之樵唱錄皆有闕經傳及當時故實者又克諧有秋澗集士元有槃澗集同孫畱孫則有敝帚叩缶二集治鳳有芻狗集應凱有龍崖集起予有雞肋集

武甯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序

七

五百〇六

櫟社談塵存中養吾各有詩詞專稿或見於先達記載或見於名家序文馮志俱失稽考今其書散亡畧盡其人亦大半湮沒一生精血僅付諸蔓草殘燐可勝浩歎茲取其人與書之可徵者附錄於此搜羅補苴尙有望於後賢

明

東民公遺集序

明季繕本存

盛騰邑人

吾祖東民公少豪放喜吟咏遊歷名山大澤與文人往來贈答所爲詩歌甚富以遷徙喪亂之餘多放失無存先伯祖少尹如濟公得遺稿一卷珍藏甚密末年以遺嚴君然歲久繕本剝落幾盡將與同知兄烜大尹兄炸謀壽諸本適被命出滇南不及成騰以先人遺跡恐其久漸湮沒遂梓而存之公素有奇才以經濟爲任旣舉進士知時不可爲遂絕意仕進

遯跡草莽每遇古蹟輒流連感慨潑墨舒紙以發其胸中塊  
礪不平之情及我明初宰武甯雖當兵燹殘餘日夜焦勞撫  
字然猶以其暇覽眺柳峰太平諸勝收入詩囊至今讀之其  
氣橫溢磅礴老而益壯如伏波上馬顧盼自雄雖數世後公  
之精采宛然如生惜乎公少壯時所爲今皆漸燼子孫不及  
盡見也於乎後之讀公之詩者可以興也已嘉靖丁酉春六  
世孫騰識

中庸口義序 書亡已詳前案

潘儻 邑人

道在古今天地間賴學以行焉學不合一致辨於頰舌者儒  
者不獲已也然道以不墜其力歸於明辨後儒講論汗牛充  
棟往往紛離闔昧如月隱霧不可出儻甚悲之鍾陽馬先生  
大學中庸口義片言微中有獨得之妙非外人所能與者得

武甯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八

五百二十六

其一解直可空漢宋紛紛諸說也先生爲閩中鉅儒來撫吾  
豫嘗以心學微言進諸士而上之士之服其教者皆能經明  
行修相勵以振至今不衰二帙蓋儻屢承誨言前後得於撫  
豫宦京之時茲刻諸建安以與諸君子共之非獨廣其傳而  
已蓋將思先王所以授後學其中大有不得已者非空言也  
然則學豈徒明辨已哉嘉靖辛酉潘儻書

蘭江別意詩序

僉事 姜麟 蘭溪人

蘭江之水送官以去者多矣去者多而送之之情亦殊有幸  
其去也其情離有惜其去也其情繫有重其去也其情益深  
官之賢否唯於去之之日定其所向而已且去者難於去則  
人易其去去者易於去人益難其去也武甯張君天仁佐吾  
邑三載政宜吾人吾人亦宜君今尙未老也未病也未速官



謗也一旦白御史諸司乞致仕去君何易於去乎吾邑父兄子弟與士夫惜其去也且重其事故於江上之別繫情尤深焉將去有蘭江士民送行詩卷示余山間告行使余爲序余起而咨曰是別也於蘭江能有幾耶乃徧誦諸詩因以論於君凡耆宿之作皆述去思也君將去蘭江如此旣去蘭江可知矣君起謝曰吾何以得此於吾民哉凡士大夫之作皆賞高節也道不以官爲汙隆節不以勢爲大小君一笑拂衣無少顧戀彼身居尊富蒙詔負義拘攣恐悻榮不蓋愧者何如也吾鄉先生以節相高故於君重有感也君起謝曰吾何以得此於士大夫哉先是三日邑大夫周侯過我亦曰邑之庶政張君有勞焉今去矣其疇與我共理乎周侯賢令也願善歸於君則君之所佐深矣故周侯未忍釋於君也君又起謝

武甯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序

九

五百廿二

曰吾何以得此於賢令哉已而惓惓於民力則曰蓋藏方匱又曰供億尙繁尤以風俗爲念曰孝義未深於乎君且別蘭江以去而意尙在吾人則吾人之意難於別君其將與蘭江之水相爲終始乎遂書此卷端爲序

國朝

定變畧自序

邑令鮑泓

士方伏草莽談幹濟出而任天下事易耳一旦民社變故之臨倉卒喪其所守然後知民信食兵不得已而去者若斯之難也余以辛亥孟冬視事武甯時地瘠歲饑民心瓦解多方調劑之好語慰勞之顧瞻四方稍稍阜安矣不二載而滇聞作難蜂聚豕突蹂躪我疆土其在南之靖安西之甯州東之建昌靡有完郭而武獨以

彈丸懸羣賊間賊兩薄我城下城中人泣曰事殆矣盍去諸又曰寇深矣慎毋輕出而嬰其鋒而余獨以孱弱之軀且戰且守且撫乞師轉饜身不離鞍臥不解帶積勞致疾未敢少弛者凡四年而巖邑定矣方是時戎馬倥傯之後經營慘淡之餘家計驚聞先君捐館泣懇奔喪而諸上臺謬謂知兵不欲以危疆重寄輕授他人遂合章疏請奪情畱任嗟夫一邑之變聊固吾圉一家之變抱恨終天爲臣爲子誠有兩處其難而不堪告人者也今郊壘旣平宜與休息斯民凋瘵引頸以期父母而回念四年之間兵吏鄉勇與我出死力而共生還何其苦也抑烽烟雖靖而不獲息肩老母倚閭歸田何日臨風東望又不覺淚淫淫下也因偶簡申詳諸稿依年編輯一以見危城保障之艱一以志國家聲靈之大若云紀功報績則殺賊全城謂非小臣分內事也敢妄以此示世哉康熙十七年冬月竹洲鮑泓題於古木堂

清崖集序

李應熙

見流寓

予少讀論語曰興於詩則喜學詩從塾師乞韻不得每於古詩中摘韻自爲五七言往往爲師友所禁以謂不利於舉業學之何益予雖不然其言然亦卒未能力於爲也及遊豫甯與盛于埜兄弟交得成十先生清崖集讀之奇傑蒼古出人心目其聲唐以下不可多有于埜兄弟爲童子受詩於先生先生讀書丹崖刻苦力學以詩古文崛起自弱冠時已登作者之堂爲西江名人而

以其所有灌濡諸子磅礴以出予然後嘆古人之學甚非偶然也嗟夫論語一書言詩者數矣其所以陶性情者固自少而已然今人以此爲末務至釋褐乃始學詩且以爲我得志則爲之亦又何也友姪李應熙書

### 三盛詩序

王世章

見流寓

豫甯三盛仲子少嶽寄以古詩文鳴所錄有于埜左氏皆奇闢書行未弱冠而叔子季子方年少有才硨磲自喜一時角出相與上下轟轟若海外三峯縹緲不可卽而友人稱之曰三盛仲初學洎陽力古能自振於詩近少陵故所得多沈雄鬱壯之音而骨力堅偉直搗其壁時季爲童子傑傑有奇氣作日苦短歌險怪不可測聞者汗駭名以大噪而叔獨冲閑自若其意澹遠浮之無

### 武甯縣志

####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十一

五百一十

上入於無朕杳然欲冥泠泠乎人境俱絕其所至於仲季爲獨異叔與季幼並受仲學仲督之嚴已而二子自成立仲頗不以弟畜之間語人曰吾於詩文中少所畏者唯畏吾季人疑其大言獎借惡之然余見其爲詩季出仲必加掎摘而叔與季尤喜唾仲詩至或片言隻字高下抑揚聲響之希微出入往復互相爭執數四不休余戲之曰杜甫晚年詩律始細君兄弟皆年少何自苦而三子卒不少恕城南一軒露光斗許嘗與余坐臥其間酒半于埜取其季詩大聲誦之節促處激昂悲壯斷續低徊若古箜篌蒼涼欲絕若海濤夜捲鯨龍歎起也若秋風之度林颯然而寂其意境倏忽獨往獨來蓋不知其所屬也季才大而氣盛爲詩鏗於叔仲日能數千

言皆入古叔仲憚之而季獨好叔詩自以爲不及叔季詩其源皆出於仲而所就特異卒之叔不掩季仲亦不爲叔掩也仲所著向多屬余點定余不精詩問於叔季叔默然曰三百尙已晉魏以來皆蘭茗也夫工瑟而合軒轅氏之律遂爲一世所不好惡知鐵堂之峽猶有嵌空太始之雪在乎季則以爲饑專粟寒專帛治玩好者專珠玉且強天下嗜太羹而廢載鬱不可也其論如此三盛仲子于埜名謨叔子名鏡曰于明季子名樂曰水蜜先是成十先生官洎陽又遷吉州三盛或離或聚詩不一稿戊申先生歸里而三盛始合三盛之著作益互相切磨得彙成帙一歲所積不下千首今梓者不及十之一二然皆以俟之其人百世上下當有在者必謂集

行而因以間執悠悠者之口非三盛意也雍正十年壬子夏潯江王世章訥夫氏書於三山旅舍

蓍菴詩序

盛謨即大謨

蓍菴少有文名負盛氣能傾壓人時輩憚之與予爲世交予兄弟頗疎放喜爲古詩文不競時尙往往見擯於人蓍菴築賓竹堂獨招予兄弟日相往復議論馳騁而蓍菴與水蜜益角力以進所爲詩日銳甚不可犯予嘗避之然蓍菴以予累名漸殺又僻習荒隅不能走形勢託聲譽以有聞於人人亦罕有知者及

今上卽位

詔舉博學鴻詞諭內外大臣各稱所知以聞天下力古之士由狀元以至布衣皆得

殿試時司馬甘公舉馨菴司徒王公舉水賓而穆堂李先生  
獎進二子特甚馨菴初應徵與水賓負所有過太行度  
黃河意氣甚壯既無所得益豪放不羈岸兀自喜自豫  
章之燕往返六閱月水陸萬里雲物蒼茫恣意徜徉極  
友朋山水之樂泐然無際而馨菴之詩日益盛比馨菴  
以得賢書遊

京師甘公大喜日與之飲酒命其賦詩詩成嘆賞不已且  
曰吾三見子詩詩三變吾當爲子序之今馨菴又北行  
囊其詩數卷將取別以之問序於予予濩落山中水賓  
不第馨菴悵然獨往王公且老而甘公亦謝世矣予獨  
念二子同事寂寞於二公非有一日之私而二公相取  
於數千里之外可謂異遇今蓋無復有其人矣馨菴詩

武甯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三

四百九十七

多爲甘公手定其長歌古風尤公所深賞雖區區不足  
以盡馨菴卽以考之亦足以見甘公知人之明而馨菴  
不負所舉如此也馨菴詩故雄放其始如角崖雪瀑崩  
飛萬尺急不得視已復風霆鬪激聲光欲薄今又盤鬱  
榮蕩翛然高遠矣予不知甘公於此又何以定之於其  
行書以質之穆堂先生乾隆六年于埜盛謨序

歲暮懷人詩自序

盛 樂邑人

昔在無始以前儻與忽旣謀報渾沌氏之德於是疏血  
爲川拄脈成嶽隆隆湛湛九有是錯爲天厥毛爲喬厥  
髮五府餘蒸騰而雨雪蛟獅蚺鴈虺匿所出其間蝨蟻  
化象曰人大者侯伯小者齊民儻忽弄之蠱以聰明俾  
有顏舌能色能聲頑惠愚聖以方以羣各嬖其醜或冠

或婚德力紛紜靡竟靡域萬億千年至於壬戌星有仁  
芒雲有愷色庶動浮浮離跂轉翼於是劍山先生廣詹  
旁訊前覆忘戒欲發醯醜猥云井隘望洋而嘆薄遊人  
海於水涉江於山越岱麋麋之性習於豐蔓道以驄驥  
有動必閔鷹則弟鶴豹則兄虎彼強而諧何憚弗侮不  
干不謁從人仰俯萬里歸來面色如土蠲我塵榻息我  
瘁股兄賚菽釀婦羞筍脯曰遂初服搏缶拊鼓歛然而  
覺其翼栩栩天將改歲勞此風雨遙夜難晨念我儔侶  
幾人蒿華幾人圭組東西朔南吳越燕楚行厭波濤居  
厭寒餒其垂翅落魄如盛生者蓋離離然十人而五陟  
崇陵以延眺我所思兮在何所魄礪乎嶽岑放洋乎浦  
激雲既資其偉雄風又濟之以怒於是劍山先生有頌

武甯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序

古

五百六

其容怛然弗懌仰空長喟曰此則儵忽二帝之罪也夫  
其豁而海湖劇而衡華齊制四氣舉春廢夏十日代曜  
晝則不夜雲以爲房風以爲馬不作棟宇無有船車則  
我與君相望不出由旬之間瀾灼之涯耳豈復生其役  
役之事別離之嗟今者勞以朋從苦以室家程以巾舄  
阻以山河棖以霆電惑以霓霞動而不已能無譁哉於  
是錯艱綜險上稽下督攄吾愁煩被以文質安危利病  
有離有卽廣徵約取芟其華說隱費相乘辭寡情竭求  
順己志匪同作述似諷似頌毋傷廉德響不欲諧貌不  
欲澤務使其人情志魂識與我相接庶幾遠望可以當  
歸悲歌可以當泣者矣乾隆壬戌十二月二十四日盛

樂水賓書

讀詩釋物序

學政王 鼎省崖

孔子詔門弟子以學詩於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外繼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則知詩之益人其大者在理性情篤倫理而博物之功雖至纖至悉而皆不可遺漢世齊魯諸生申公轅固等各以說詩名家今其說或傳或不傳吳陸元恪之草木疏宋王伯厚之地理攷詳哉言之矣以今觀之草木地里之名今與古恒不相一必欲執吳與宋時之所名者而証之於今其牴牾不合者比比也况外此者乎前署湖口司訓方觀呈其武甯方子苒吾著讀詩釋物二十一卷其考据之精採摭之富據古証今詳核精確天地人物之繁名義異同之歸無不剖辨分明衷於至是洵足補漢以來說詩者之所未備

武甯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五

五百〇一

矣觀是書者果能不遺於一名一物之遺而求之性情倫理之大則博雅之材必有無負於詩教者是亦觀風者之深幸也夫嘉慶二十一年丙子仲秋闕中王鼎序周易外傳序

張 望開榻

陳圖南曰羲皇畫卦不立文字使人觀象而已卦畫初立包有文王周公孔子之易如其未有也羲皇亦不知也爻之卦之鬼神假之文王周公孔子上而易羲皇之易易於羲皇之易於是而文王易焉而周公易焉而孔子易焉文王周公孔子洞見陰陽剛柔吉凶消長進退存亡者漩濶而不禁此際欲光大因其占者明其道明其道者陳其教故嚴遵曰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朱元晦曰易者卜筮之書也孔子曰設卦觀象

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以通天下之志又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三聖人之書推而遠之以明道引而近之以輔占以定天下之業其實而已非虛而無用夫微於辭者不可與議與於旨者不可與思宋氏以前道閉中運漢晉之儒者莊路踟躕蔽影偏遜遂穿鑿於災異虛無於老莊雕鏤于太元其非經倍聖亦何有限際哉盧先生秋水含韜六籍窮居不出者七十年發其好問習學於易以爲聖人之書平實正大所以開物成務其爲君子崇德而廣業改過而不吝其爲小人小懲而大誡亦曰以卜筮者尙其占而已災異非所貴也老莊非所與也太元非所法也穿鑿雕鏤則弗應虛無則無用嘻夫易也者而豈無用乎哉

武甯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序

六

十一  
五百一十一

於是上下古今揆采人事援事以印經依經以辨義作爲周易外傳四卷以示望而問序焉其闕列辟之達道聖英之大范忠實之顯謨姦佞之濡迹出處之義操與夫失得成毀之蒼黃禍福治亂之詭變而不可單述者羅縷森布班班顯言其亦足以被世翼教而語於問學之徒矣先是有李光之讀易有楊萬里之易傳有李杞之用易有葉山之八白易有喬菜之易俟諸書其爲說易早獲其心而一者也於秋水有隣焉而不孤遂作周易外傳序乾隆五十五年仲秋張望樓壇序

文獻通考正續合編自序

盧宣旬

自司馬溫公作通鑑總歷代政事之興衰得失紀其治而鄱陽馬貴與先生遂因杜氏通典別其義類補其闕



畧貫串二十八代之典章制度成文獻通考與通鑑後  
先爲之經緯爲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終於宋  
時限之也明雲間王氏洪洲纂輯遼金元明典故作續  
考固馬氏有待於後賢者顧是書以典章制度爲門非  
若鑑史以朝代續焉而各自成帙不相聯屬如不續也  
國朝宋氏循祝有見於詩合纂正續同爲一書而首尾仍判  
爲二又其意專簡便因革所繫類多挂漏續與正複復  
未盡芟則合纂之未能合通之也夫馬氏之書考蒐博  
采精一思慮分編二十四門舉古人事有關掌故者皆  
以類從而附詳之細大畢具其時之所得攷固無不攷  
之矣王氏續考自謂增節義書院氏族六書謚法道統  
方外諸考以補其遺其果馬氏之遺乎古有小學所以

武甯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七 五百三十五

教書計也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有尉律  
所以敕小學也故學童生十七以上能諷書九千字乃  
得爲史自六書無傳而小學不振小學不振而六經因  
以難明馬氏類小學於經詳六書於小學以從其初固  
無不備矣禮制之興由於上故議禮必自天子始自周  
人制謚以爲死者之辨後代因之別美惡以寓勸懲將  
葬而議之旣葬而謚之賜之臣下則命自君上上之君  
父則稱天而告之陵寢馬氏作王禮考終上陵謚法附  
詳蓋亦未始有遺道統者見知聞知非大聖大賢莫屬  
也由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而  
後若漢之董唐之韓宋之周張宜皆可以承其緒然而  
朱序太學著斯道之統則謂孟氏沒而其傳泯焉河南

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二程子志明道先生墓則謂先生於四百餘年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秦漢以來若無人焉道統固若斯之重矣王氏乃謂凡註疏家皆足以當之何言之易乎卽如其言其所載諸聖賢及諸名儒姓氏則學校詳於祠祭著述則經籍志其本末舉可相因而見豈必沿襲其文而別爲考此六書諡法猶可類附而道統攷可不立也其它若書院若方外則馬氏附考於學校類於經籍百家中者咸各有之在因而詳之可也無用另爲之目若忠臣孝子節義之流所謂獻也其各因文而見者舉是書皆是己苟專列爲類則必上下數千年一無所遺然後可則何如散著於文之爲愈是故通觀二氏互證全書惟氏族一門

武甯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五

五百五

實爲馬氏所未備然非其智有不逮也通考之作命曰文獻固所以考制度審憲章爲論道經邦之助若謂氏族爲所遺則所遺不可勝補矣是類書也非是書之志也夫以三十二代典章制度之書馬氏作之於前王氏續考有未審宋氏合纂仍其舊宣旬末學淺識又甯敢妄議諸後顧曩者從事於斯竊窺其間卽嘗刪訂續考以合正考之舊凡其文之重意之複義例所不得入節目所不容增皆不欲畱餘憾而又補輯明季故事以完王氏之書參諸合纂以斟酌繁簡積歲風塵迄未能就比年齋居閉戶卒成是編蓋思以繩馬氏之志而使王氏之續通考亦與續通鑑者相爲經緯而媲美後先若鄱陽之於涑水也故書成將以質諸當代大人君子而

自敘其略如此嘉慶十年歲在乙丑仲春既望武甯盧  
宣旬略識字齋

魚亭詩序

胡紹鼎

余少癖於詩好爲深粹幽苦之吟十餘年來奔走四方  
雖僧廊茅屋塵壁模糊輒拂剔而讀之以求當世淪落  
之才而羈旅窮愁時亦極其歌呼以自適今年冬余遊  
西江得汪子輦雲輦雲武甯人與中洲彭君景之交最  
篤景之數爲余稱輦雲其始來豫章時豫章之人不知  
其長於詩也有葉母見而大異之曰此寶物也遂妻以  
女因家焉於是豫章之人爭傳以爲奇而一時名卿巨  
公多憐其才羅而致之無暇日夫輦雲以飢寒流落之  
餘握一寸柔翰粹然誠格於閨闈以作之台而當代賢

武甯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五

四百九十四

達愛惜人才者又引重之可謂盛矣而卒無解於窮抑  
詩不如是則不奇歟是時景之方以公車赴京師輦雲  
亦將省其親於武甯余憫其歸也爲詩以送之輦雲乃  
盡發舊稿來質且屬之序凡三晝夜悉評點爲甲乙終  
其卷當是時短燭浮烟爐灰漸白牕鳴窸窣更鼓相催  
乃扣枕微哦覺寒氣習習齒頰間倦且臥輒夢爲風雨  
冰雪聲若躡層峯峭壁四顧無人而幽花古木瘦石寒  
雲流宕於泉飛猿鳥之悲號此輦雲之詩所以窮也或  
謂其詩長於寒瘦非軒冕堂皇之作余曰是說也余嘗  
於其集論之雖然吾昔見繡佛者纓塔懸五色珠璣錯  
裸蓮花灼灼照人而其神不存焉山鬼披薜蘿夜雨坐  
江頭而嘯與松楊聲相吞吐余愛之市廛人不能爲也

使輦雲能強其性而丹蘄之迷可不窮於世吾爲輦雲謀當不捨此而易彼余客此邦不遽得歸明年輦雲將復來得與細論日長矣惜景之不得共證也

宦拾錄序

費 溇

宦拾錄者何王子心輦自丁未以來宦滇所拾張閩楊居士所謂錄而存之可以白於世而復於鄉黨朋友也余別心輦八年矣先是在滇六年心輦權永北丞提舉白鹽井有養有教心所用處言以聲之譚古愚先生以爲所拾者皆國計民生信哉旋以母憂解平彝縣事服禫入覲見余於江甯錄十六年所爲宦拾者請序余諾久矣覽近作平彝征苗紀畧兆家阡表想見勤

國孝家其用心如初故其立言有體宦拾得此誠可錄也

武甯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三

四百八十八

心輦年未六十須頰雖白精神粹然從此進而求之吾烏測所至哉嘉慶八年癸亥夏月兩浙使者費溇拜撰耘吾詩鈔序

羅 穆

詩之爲詩也猶樂之爲樂不可以爲僞也傳曰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物而動而後心術形焉故聲音之道著詩者心之聲也有賦興比有三四言有五六七九言虞之世拜手賡歌其借元首股肱以喻君臣賦興比之體備矣其后洛汭殷憂述戒作歌長短錯出非唯備賦興比而五四六九言之體備矣然則二歌者其商周三百篇之權輿乎詩篇三百別而爲風雅頌雅頌直陳其事人不能學學之易庸淺何也前人渾厚氣骨未容易得有也變雅諸風類多比興沈醜

婉孌莫能名狀唯漢魏晉能學之故詩有漢魏晉之稱  
降而唐代限句限韻風格益變唯盛唐諸公稱絕唱其  
秘奧在得其真不外於悲壯高老四字也吾妹丈盧子  
耘吾性好詩七言多於少陵排冝澗處三折其肱五  
四言并得其途逕其所至自不已吾又烏能測哉耘吾  
諱琳少吾十歲甫冠時取巍科公車數上不第乃遂應  
選南漕平山衛凡所爲詩自四言外莫非風雨途中閱  
歷又於父子兄弟朋友間具有至性余蓋於詩中見其  
真也乾隆甲午彙稿寄訂並囑作序余念夫深山中人  
耳目封閉無與相發願詩之見於古人者源流深淺會  
之於樂未始不有可別可別即可述是用低徊於三唐  
取士之至今日而併低徊於三唐以上則耘吾之詩其  
亦自有輕重矣愚兄王雪羅穆撰

武甯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 序

二

五百二

一夜軒文集序

盧琳

予少讀古文有旨乎其言焉試欲爲此已自謂作者類  
博洽前載作約以明道不得已而有言故言之必文言  
之文故行之必遠其可易而爲者哉間亦稍稍爲之雖  
爲之不敢自以爲是也及壯舉於鄉公車七上生平歲  
月參半耗於風塵奔走客中所得謳吟贈答之作爲多  
而古文不恒搆今老矣坐一夜軒中檢復少時所錄十  
家文字與宿好相遇握筆伸紙輒有會通因知昔予之  
退之不果爲可嘆也夫士固有所好有所好必有所得  
志豈遽不如今人豈真不敢望古人耶予亡友張子剩  
田世之奇窮之士莫或過之而其爲文章實高手跡未

渝墳草已綠悠悠斯人豈忍湮腐閑居之下因次予與  
剩田所作爲一夜軒集俾授之梓以誌予之宿好且以  
時自覽繹焉乾隆壬寅春正月中澣日盧琳耘吾氏書  
拾遺文集序

呂字

文匪文其文也文其人而已三代以言爲文言不刊文  
益不朽厥後代多專家言有大小文有盛衰而人存焉  
豫甯自盛字雲余賓竹二先生以古學倡閩榻張先生  
起而繼之一時張際民李白郵陳竹門王七宜盧容莽  
相與沈浸數十年間後先輝映而鄧君六移旣私淑諸  
前輩又親炙於閩榻之門與際民諸君子角力以進者  
也弱冠補弟子員家貧不急仕進一壺一卷任其天真  
不求人知而人亦罕有知者故所爲文散失不自檢存

武甯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序

三

四百九

近雖貧病游臻惟率其好古之性落落如也內外親從  
嗟六移之遇拾六移之文得數十篇授諸梓曰拾遺文  
集六移之言曰士在草野身不關榮辱耳不及是非布  
帛菽粟安其生勞苦憂患役其念蚤作夜思道其力所  
能爲分所當盡而先遠之畱詒族姓之疎戚兄弟叔姪  
之歡聚友朋故舊之存亡歎也而有思泣也而有懷於  
人無溢詞於己無夸志如斯而已何以文爲嗟乎六移  
積學數十年軼軻潦倒莫由自信惟散見於文而後焉  
者不可知六移其勿悲矣乎字弱齡客修水聆六移之  
言久讀六移之文多難所以文六移之文者無俟字言  
而字於六移則更有深於他人也得無一言乎故爲之  
序

